
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七

安溪　李光坡　撰

曾子問第七

注曰曾子孔子弟子曾參也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

註曰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　疏曰士喪禮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

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註曰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　疏曰大祝裨冕明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鄭註覲禮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又云衮衣裨之上者則裨唯據衣也等級也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

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

小宰升舉幣

註曰聲噫歆警神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反位反朝夕哭位舉舉而下理之階間　疏曰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别特設之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

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疏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初位告生時也奉子以衰謂以衰衣而奉之升自西階不忍從先王之階於是宰宗人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也祝立在子之西北

而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宰及宗人以次

立于子之東皆北面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

宰宗人等敢見稱子某者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

名告殯矣告訖奉子者拜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

者三故云三者三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自西階

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踊襲哀杖成子禮也

奠亦謂朝奠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疏曰禰父殯宫之主也既葬殯無尸柩惟有主在故告於主不云禰見不云執帛未葬尚然葬後可知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王肅云前三日名之未葬當稱子其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徧告亦命祝史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

註曰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

冕而出視朝

註曰聽國事也　疏曰諸侯視朝用玄冠緇衣素裳今服冕者為朝天子天子於廟中受其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註曰臨行又偏告宗廟孝敬之心也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

註曰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敕之以其職　疏曰不云命卿者或從君行或雖在國然總主羣吏不專一事且尊之

道而出

疏曰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後出行也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諸侯用羊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乘車轢之而遂行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

行神則在宮內常祀在冬其位在廟門外西方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以菩芻棘柏為神主其祭宮內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壇名山其神曰纍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

疏曰猶待徧告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近者就告遠者望告所以然者為先已告廟載主若久留不去則為

非禮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註曰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疏曰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之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

坡謂禰上當有祖字

朝服而出視朝

疏曰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熊氏云此朝服謂皮

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聘禮諸侯相聘

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

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

註曰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

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

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註曰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集說曰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

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柩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賓出之後孝子遂脩營葬父之事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虞當異日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集說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内禮不可

缺故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

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集說曰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

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

夫子言若是大門内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内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即廢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服則因

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醮者酌而無酬酢曰醮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醮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

加而行一醮也　集說曰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
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
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
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
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冕服
弁服其受賜者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祭告之
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所謂有冠
醮也無冠醴者受賜服而來若改而更冠應從適子

之尊冠必醮醴以禮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受服於天子不可更改為初冠禮則因喪而冠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註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孝公隱公之祖父　疏曰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虞是已葬之後形體已去故立尸以象神按特牲云祝延尸至食九飯主人祝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又酌獻祝及佐食此主人之獻也又云主婦獻尸尸卒爵酢主婦主婦卒爵亦酌獻祝及佐食此主婦之獻也賓獻尸爵止註曰尸止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士虞禮

賓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事特牲又云尸止爵後席於戶內主婦致爵于主人卒爵主婦受爵自爵酢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主婦卒爵主人更爵酢所謂致爵也賓作止爵尸飲酢賓賓飯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又洗觶酬賓訖主人酌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内兄弟于房中畢賓乃取酬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

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旅酬者賓不舉酬觶以行旅事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云大祥無無算爵者大祥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

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集說曰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

他人乃曰不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為予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屬臣服斬者不奠避正君也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朋友不足則取大功以下小功緦麻者奠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

註曰祭謂虞卒哭時　疏曰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

功以下者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疏曰熊氏云身有緦服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

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為適孫適婦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集説曰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説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集説曰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

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

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

禮也殯相事輕亦或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

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

兄弟使某致命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

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集說曰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沒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别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為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

婿者未成昏嫌也使其致命此其字是使者之名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後此女嫁於他族禮也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集說曰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于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

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集說曰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縞為總婦人治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

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集說曰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

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内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註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為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若喪祭及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集說曰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事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婚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婚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

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集說曰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坡謂歸葬於女氏之黨仍祔其女家之王母夫

家不祀之也詳見雜記上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註

中甚矣鄭子之容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集說曰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　坡謂

此禮可謂仁至雖有義夫貞女有本服以寄其哀有

數月以盡其禮則自知循禮之為是且曰既葬除之

葢恩未深而禮有終則自知輕死之為過情矣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集說曰二孤二廟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則太祖尊禘則所自出尊郊則天尊社則地尊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喪可得有二孤廟可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

二主自桓公始也

註曰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集說曰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公弔而哀公為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

拜稽顙今既哀公為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踴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為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以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集說曰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禰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註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　疏曰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于

祖故祖主先反廟也 集說曰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註曰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集說曰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

主出入必蹕止行者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

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疏曰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皇氏云有遷主者以幣帛告神不將以出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云每廟皆以幣玉告告畢將所告遠祖幣玉載之而行若近祖幣玉即埋之反時以此載行幣

王告於遠祖卑則埋於遠祖階間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

註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 疏曰父卒三年父在則期也鄭註喪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妾子父在為母期則父在為慈母亦當與己母同必知大夫以下者天子諸侯不服庶母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内有慈母君命所使
教子也何服之有
註曰言無服也此指為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
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疏曰國君之子
尚不服庶母則國君不服可知也云父卒不服不服
小功仍服緦耳　坡謂此慈母乃内則擇於諸母使
為子師為慈母為保母之慈母上註所云三年之慈
母則是父特命使為母子者與此異也喪服傳自明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

註曰據國君也良善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又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　疏曰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

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

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集說曰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王者為其母耳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集說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集說曰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註曰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　坡謂五祀或句芒等五官或戶竈五者而祭法又言七祀其五與月令同惟多司命泰厲耳周則司命在神祀中而荀子

曰郊則并百王於上而祭之則泰厲存焉是周惟有五祀而七祀或儒者廣記異代非可武斷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註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疏曰迎尸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畢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戸外行朝践禮是一也後退而合亨又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朝践禮畢則止不

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若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以其無灌故也則不迎尸乃得為祭

初不迎尸也接捷也捷速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註曰祝畢獻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告也

疏曰趙商問自啟至反哭祭不行郊社亦然何得有

越紼而行事鄭荅越紼行事喪無事時謂未殯前是有事殯後未啟前是無事得行祭禮又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云侯吉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　集說曰天子諸侯之祭禮亡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

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啟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

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葢葬後
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
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
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
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集說曰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

至殯自啟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夫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

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集說曰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酳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酢尸尸酢主人即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奥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

祭十一飯畢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奠其爵于薦之左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喪服殺禮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士畢於大夫雖緦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註曰為其苟語忘哀也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註曰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疏曰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内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内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麤哀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哀服為至痛飾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集說曰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又何除焉者謂成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始重之日尚不獲伸况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

乃得為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

不祭禮也

集說曰曾子之意以為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制禮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註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疏曰若臣親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有殷事則來家朝夕則恒在君處

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註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

敢私服也　疏曰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啟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注云既葬而歸者不待君之虞祭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疏曰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然君為重故主意於君恒在君所盧氏云人君五日而

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殯之日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親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祗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君重故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註曰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　疏曰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啟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

其禮悉同夫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註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　疏曰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註曰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曰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

其君揜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諸侯相誄非禮也

註曰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謚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集說曰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

未得即反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處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豫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以待之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去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忍成服惟著麻弁絰疏衰而麤屨苴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絰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而入其處空缺

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集說曰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集說曰遂遂葬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扱衽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疏曰庶子是宗子親弟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但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

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

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亦寄立曾祖廟

於宗子家亦共上牲宗子為祭告時止稱宗子其時

庶子身在祭位　集說曰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

牢也庶子既為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

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

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

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　坡謂伊

川程子奪宗之論想未檢此疏也學者詳之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集説曰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畧於宗子者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皇氏云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

未入之時祝告神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令攝主但言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綏周禮作隋減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攝主則不綏尸將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假字當作嘏福慶之辭也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亦以辟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不厭祭者厭是饜飫神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奥陰靜之處故曰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此言不厭祭不為陽厭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以先後之次知之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集說曰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

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為兄或為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行則但謂之宗子矣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集說曰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家庶子之家也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没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祭庶子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首本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尋本古人制禮

之義而率意行之祗見其誣罔而已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集說曰曾子之意祭是祭神不祭生人立尸而祭是祭生人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

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

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

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

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

殤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

陽厭

集說曰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

明者葢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旨乃問云祭殤之禮畧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註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䟽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殤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

為父也宗子存時族人凡殤者宗子主其祭祀令宗子殤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疎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

註曰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　疏曰殤與無後者惟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除服也

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

集說曰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肵俎肵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肵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畧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尸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

註曰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　疏曰知此經指大宗者以公羊何注云小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註曰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内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

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于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　疏曰凡殤有二一宗子親昆弟之適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宗子諸父之適子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

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若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曽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推之大夫立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曽祖廟也其立大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曽祖廟曽祖無廟亦為墠祭之

曽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之老聃云

集說曰㫜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

柩北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

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

不蚤出不莫宿侵晨夜則近姦寇安知其不見星為

無日而慝作豫止也痁病也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

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

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

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集說曰復死而招魂復魄也私館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者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為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一說公所為謂君所作離宮别館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集說曰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堲周也說見檀弓成人則葬於墓此葬于園圃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

尸之牀木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壟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為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

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疏曰云自史佚始明昔非惟於宫中不棺亦不衣也

集説曰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名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宫中是此禮之變始於史佚也舊註以豈為句者非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集說曰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内喪大門内齊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集說曰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為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尸亦當

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集說曰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當然歟

抑當初有司迫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

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周則卒哭而致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集說曰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

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葢甚非之之辭

禮記述註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禮記述註卷八

安溪　李光坡　撰

文王世子第八

坡謂自篇首至武王九十三而終言文武之為世子也成王幼節言周公教成王世子之道道者何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終篇反覆推明不出於此自凡學世子至教世子言教世子之時

與地自凡三王教世子至君之謂也言教世子之道自仲尼曰至世子之謂也申上周公教成王而推極言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剪其類攷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王世子及國子皆造焉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皆與教世子相關故詳明之自天子視學至念終始典于學申上立學養老之義而引兑命以見始為世子終為天子所以舉事

所以命衆必篤於學而學者學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末引記曰必三王教世子禮而因以見文武至情有加所以為人倫之至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集說曰内竪内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集說曰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註曰不敢有加廣幾程式之帥循也　疏曰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謂病瘳爲間也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

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集說曰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其何夢武王對云夢天帝言與我九齡齡字從齒齒之異名也故言年齡又言年齒其義一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　坡謂金縢求代之請與與齡皆非常理學者何信彼而斥此也若以壽得於有生之初不可減益則中庸必得其壽之言何稱乎蓋大德非性生而成則必得斷非有生而定

也理有明見者有不可測者未能精義闕之可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為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曰小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即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抗猶舉也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間有愆於禮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是道也即文王爲世子之道所當上法者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集說曰學教也士即王制所云王子羣后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干盾也捍兵難之器戈句孑戟也羽翟雉之羽也籥笛也四物皆舞者所執干戈為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亦有事也羽籥為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亦安静也東序大學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註曰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教以羽籥小

樂正樂師也掌教國子小舞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疏曰小舞即帗羽皇旄干人六者引之證小樂正既教干又教羽引籥師者証既教戈又教籥周禮惟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南南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明堂位又云任南蠻之樂也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

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註曰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　疏曰上學舞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誦弦在瞽宗也先師以爲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令按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

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學書於虞學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學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集說曰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

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詔教之於東序之中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註曰下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　疏曰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下文司成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

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司徒師氏也　集說曰戚斧也

論說考評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畫不問

集說曰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可以指畫而問也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皇氏云其教雖各有

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註云夏從春可知也　集說曰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及樂師釋奠也秋學禮冬讀書則其官亦如之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集説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於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集説曰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

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顔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是否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集說曰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

賢德者則録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道德爲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曲藝一曲之藝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却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説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進其等即於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於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爲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

此之人但止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疎遠之成均五帝大學之名註云虞庠近是也上尊堂上之酒尊也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之學宫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工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集說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

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者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如干戈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授舞器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夏制也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乃退儐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賓于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此以上雖不專是教世子之事

然以教世子為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　坡謂無介者不立介以輔賔也語可也為句古者於旅也語今一獻之後即語皆禮之殺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集說曰修內者消融其邪慝之伏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然禮雖修外而嚴敬有以制其心樂雖修內

而和順有以充其體所謂交錯也動無不敬用無不和所謂發形也懌悦懌言用力之久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底於精熟故曰其成也懌内則恭敬禮之合乎樂外則温潤文雅樂之合乎禮所謂成者如此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註曰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

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熊氏曰大傅審慎其道行之于身以示法世子此身教也少傅奉以觀其德行詳審言之使通曉此言教也

大傅在前少傅在後

註曰謂其在學時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註曰謂其燕居出入時

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疏曰言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坡謂事者事父事君之事也教之以事使之行道也而喻諸德使之有得於心也慎其身者防其聲色節其嗜欲而輔之立而翼之行使精神日強為善有力也歸諸道不流於放僻邪侈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唯其人語使能也

註曰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　疏曰唯其人以上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也句是後記解前記之言四輔者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

謂也

熊氏曰承上二節言三王以禮樂人倫教世子者何也蓋世子之名爲君子者曰有和敬倫理之德也德既成則教道尊嚴而皇極建于上臣下化之而官正官正則事理民治而國治斯固爲君之謂也此見世子之君道本於教以成德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集說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殺身爲國猶尚爲之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宜乎優爲之也　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言攝政踐阼而治是以冢宰攝行踐阼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

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疏曰成王幼未能踐阼爲人君武王既崩則非復是世子若以爲世子則無爲世子之處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使之與成王居註云學此於成王側也

熊氏曰承上言由仲尼之說觀之可見周公實过其身以善成王然周公何意也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　坡謂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故世子之事君有父之親則知為人子有君之尊則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父為人君而保有天下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疏曰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三善者謂衆知父子君臣長幼是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相合於是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惟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也斯爲子者父子天性故云爲子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司主也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

主太子成就其德行也

周公踐阼

石梁王氏曰此當爲衍文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集說曰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爲政於公族也

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副貳其父者也　熊氏曰教以孝慈愛以明

父子之義弟睦友以明長幼之序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集說曰內朝路寢之庭也公族若朝見內朝則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既均為同姓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為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集說曰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外朝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為次序不序年齒

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爲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集說曰宗人之官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執事者以爵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以官隨其官之職掌使各供其事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集說曰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食尸之

餘也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也以特牲言之先時祝酌奠于鉶南俟三獻禮畢至主人獻內兄弟訖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餕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最在後今言餕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

上嗣適子之長者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禮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註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　疏曰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當是簡札遺脫註不言者畧耳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齒于鄉里謂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齒于父族謂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惟官

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計年為列也三命不齒謂三命大貴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食獨坐在賓之東矣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集說曰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為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粗使衰粗者在

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内有相為服者亦然蓋亦是庶子序其精粗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為喪主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集說曰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燕必獻酬交酢故宜立賓以行禮公欲與族人相親若使為賓賓

禮疏隔故以異姓一人為賔而使膳宰為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賔不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謂族人既有親疎則燕食亦隨世降殺也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疏曰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在外親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集說曰上章專言出軍此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之事也庶子以者謂不從而掌其留守之事無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宮總言公之宗廟宮室

也正室公族之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宫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宫尊廟也貴室路寢也下宫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宫或言廟通異言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集說曰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五世祖

故云祖廟未毁未毁未遞遷也此孫雖無禄仕然冠昏必告于君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未盡也

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註曰承讀為贈聲之誤也　集說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袒免而已六世以往弔而已矣當弔而不弔當免而不免皆為廢禮故有司者罰之賵以

車馬賵以貨財含以珠玉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親疎各有正禮庾子官治之有司即庾子也坡謂既夕禮賵賻之後別有贈之一事此仍疏說之誤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宫刑

集說曰懸縊殺之曰磬左傳室如懸磬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爲之隱故不於市朝

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宫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

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漢書毎云鞠

獄鞠盡也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

之書而行之無宫刑者不絶其類也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

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

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註曰成平也讞之言白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盖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疎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者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　疏曰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於凶事為吉也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縁今唯素是於吉事為凶也

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集說曰此以下覆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謂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貎異姓之臣使不屈於親而得以伸其分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為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於親親以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

讓道則以貴賤言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疏曰古者庶子之官治三句不待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　集說曰族人有喪君必

敬謹其弔臨賻賵之禮者是皆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倫即君臣父子長幼之倫有倫謂綸理顯明鄉方所向之方謂皆知趨禮教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剪其類也

集說曰正術猶言常法也公族之有罪者雖是君之

親然亦必在五刑之例而不赦者是以不私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所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斷決也與猶許也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刑已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絶之理也受宮刑者絶生理故謂之腐刑如木之朽腐無發生也此刑不及公族不忍剪絶其生生之類耳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疏曰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　集説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鼔以徵召學士葢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故以大昕為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集說曰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視學畢惟行養老無釋奠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為三老五更者也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註曰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

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賔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賔必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集說曰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脩行孝養之道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集說曰反反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

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

歌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

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

之時論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合會清廟文王道德

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集說曰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决非武舞矣註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

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
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
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
下之奏也此嚴氏說令從之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
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
興起德性也一說周道之四達以有神明相之周家
之興起以世世脩德皆可於樂中見之工言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此言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言

義行則先王養老之禮豈苟爲虚文而已哉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註曰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於邑是也

疏曰闋終也此所告者謂養老之末無算樂之終也　坡謂郊特牲春享孤子秋享耆老熊氏云享孤子

亦享耆老食耆老亦食孤子則此幼孚存之何害石

梁先生亦末矣哉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註曰慮之以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紀義謂記歌而語之終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徳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註曰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兑當為説説命書篇名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

學禮義之府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竪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竪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集說曰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

而養

集說曰羞品味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即篇首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玄之服即齊時所著玄冠緇布衣裳則貴賤異制謂之玄端服也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集說曰善猶多也不能飽以視武王之一飯再飯又

異矣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為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

之言以終之云

禮記述註卷八